

红与黑

外国文学卷

●主 编 韩作黎
●副主编 赵惠中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二)



司汤达 著
(法)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与黑/(法)司汤达著;余天龙译.-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1997.12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外国文学卷/韩作黎主编)

ISBN 7-80101-816-8/G·683

I. 红… II. ①司… ②余…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984 号

红与黑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620.125 印张 11023 千字

印数:1~5100 套

ISBN7-80101-816-8/G·683

定价:618.00 元 (全套共 116 册)

第一章 韦里埃小城

把万物放在一起，良莠俱纳，
那并不怎么坏，
因为只有这样才有活力。

——霍布斯

韦里埃小城，法朗什—孔泰最美丽、最引人入胜的去处之一。它的白色房屋，铺陈在一个小山的山坡上，尖耸倾斜的屋顶是用红瓦盖成的，一丛丛茁壮的栗树散布在开阔的山坡间。杜河，在城堡脚下约数百英尺的地方奔流着。这个城堡，是从前西班牙人建筑的，如今却只剩下残垣断壁了。韦里埃的北面，被一座连绵的高山所遮挡，这是汝拉山脉的一个分支。每年10月，当最初的寒流到来之时，错落有致的维拉山峰便白雪皑皑。一道道激流从山上飞泻而下，穿过韦里埃，然后，流入杜河。这条急流给许多锯木厂供应动力；这是一种极其原始的工业，它给城里大多数的居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而在这些居民中，农民多于商人。但这个小城富裕的原因也并非因

为有了这些锯木厂才富裕起来的。而是由于印花布的织造，这种印花布又叫米卢斯花布，人们可以看到，自从拿破仑失败以来，韦里埃全城房屋的门墙，几乎家家户户都修葺一新了。

一走进这城市，人们就听到一阵喧闹声，耳膜好像要被震穿，这声音是从一架轰鸣巨响的可怕的机器里发出的。20个笨重的铁锤，因急流冲击齿轮，高举起来，又落下去，把路面都震得颤动起来了。每天每个铁锤不知道要制造出多少万个铁钉。当铁锤一起一落的时候，那些天真漂亮稚嫩俏俏的年轻姑娘，把小铁片递送到巨大的铁锤下面，于是小铁片迅速就变成了钉子。这种操作看起来极其粗笨的工业，却使初次来到法兰西和瑞士毗连山区的旅客最感到惊奇。如果一位旅客走进韦里埃的时候，询问这座令人震耳欲聋的制钉厂是属于谁的，人们会用懒洋洋的土腔回答他说：“哦！那是市长先生的。”

韦里埃有一条大路，从杜河河岸蜿蜒直达小山的山顶，只须这位旅客在这条大路上稍待片刻，他准会看见一个举止忙碌、身材颀长的要人。一看见他，路上的行人都赶紧脱帽敬礼。他头发渐趋灰白，穿着灰色的衣服，上面佩着几枚勋章。宽阔的前额，鹰嘴似的鼻子，大致说来，他的面目也算端正，初次见面，人们甚至还会觉得他不但有官长的威严，还有我们仅能在一个48岁或50岁的人身上发现的某种魅力。但是不久这位巴黎的旅客，就会因他那种思路偏狭、想象力缺乏的谈吐

而感到不快。人们终于发现这个人的才干，无非有办法做到分文不差地收回别人应该还给他的；而他自己应该交付给别人的，则能拖多久便拖多久。

这便是韦里埃市长德·雷纳尔先生。他步履庄重地穿过街心，走进市政厅，旅客就看不见他了。如果这位旅客徜徉留连继续散步，再往上走一百码，他便会远远看到一座十分引人注目的房子，从房子周围的铁栅栏望进去，还可以瞧见一方一方极为漂亮的花园。再望过去，便是一条由勃艮第的群山构成的地平线，令人赏心悦目。这一景色倒使旅客忘记了开始使他感到窒息的那种对金钱锱铢必较蝇营狗苟的污浊气氛。

不难知道，这座用坚固大理石盖成的住宅是属于德·雷纳尔先生的，它刚刚建成；韦里埃的市长之所以能有这样的住宅，是由于他开办制钉厂获得了一笔利润。据说他的家族是古老的西班牙的贵族，在路易十四征服此地很久以前，就在这里定居了。从1815年当上了韦里埃的市长起，德·雷纳尔先生就开始觉得当工业家有点不光彩。这座华丽的花园，呈阶梯状，一直伸展到杜河岸边，每一层的平台都垒有护墙，这也是德·雷纳尔先生苦心经营铁钉生意得到的回报。

德国的莱比锡、法兰克福、纽伦堡等工业城市附近那种明媚如画的花园，在法国我们看不到，在法朗什—孔泰，人们越是建筑高墙，越是在自己的地产上堆起一层层的整齐漂亮石块，就越能获得众人的尊敬。德·雷纳尔先生的花园，高墙林

立，它之所以受到人们的赞赏，还因为他用重金买下了花园现在占用的几小块土地。比方说当您走进韦里埃时，这个锯木厂在杜河岸边占的特殊位置，就引起了您的注意，而且您还注意到在屋顶的一块大木板上，用斗大的字体写着“索雷尔”这个名字，但是在这个锯木厂6年前占用的那块土地上，眼下人们正在为德·雷纳尔先生的花园修建第四层平台的护墙。

尽管很高傲，德·雷纳尔先生还是不得不跟老索雷尔、这个顽固执拗的农民打交道，最后他数了不少金光闪闪的硬币交给他，这才得到他的同意把他的厂房搬家。至于那条给锯木厂提供动力的公共溪流，德·雷纳尔先生利用他在巴黎的影响，也使它改道了。他得到这一恩惠，是182×年大选后的事。

在离杜河河岸往下五百步的地方，他用4英亩地去调换索雷尔的一英亩地。虽说这一地段的位置对经营松木板生意的乡下人非常有利，但是索雷尔老爹（自从他变阔以来，人们就这样称呼他），仍然知道怎样利用他邻居的少耐性和地产狂斩了6000法郎。不用说，他们这种调换，曾经引起当地一些正派人的讥笑。有一次（这已是4年前的事了），一个礼拜天，德·雷纳尔先生穿着礼服从教堂回来，远远望见老索雷尔，3个儿子跟随在左右，面带笑容地朝他看了一眼。这笑容像电光一样闪进了市长先生的脑瓜里，他终于明白也许不需要花那么多钱，这笔交易也会成功的。

要想得到韦里埃公众的重视,最主要的是,一方面大量修筑护墙,另一方面不要采用建筑工人从意大利带来的建筑图样,这些建筑工人是每年春天穿过汝拉山的峡谷到巴黎去的。因为这样一种革新的行动,会给建筑师带来标新立异的坏名声,使他在法朗什—孔泰那些有荐举之权的温和稳健人士当中,永远受指责和鄙夷。其实,这些人士在那里推行的是一种最令人讨厌的暴政,正是由于这个恶劣的字眼,所以对曾在巴黎这个伟大共和国生活过的人来说,在小城市里居住是最难以忍受的。

专横霸道的舆论(是公正的舆论吗?)在法国的小城市 and 在美国,同样是愚蠢专横的。

第二章 德·雷纳尔先生

权势！先生，真无所谓吗？愚
人的崇敬，儿童的畏惧，富人的艳
羡，智者的蔑视！

——巴尔纳夫

每年春季，当雨水泛滥之时，在离杜河水道大致百来尺远的上面，沿小山开辟的公共消闲场所便着实成为人人苦恼的去处。因为路面处处可见坑坑洼洼，使人行走艰难，因此急需要修一座巨大而坚固的堤墙，这对沽名钓誉的行政长官德·雷纳尔先生来说，真是幸运之极，由于地势绝佳，这个公共消闲场所已成为法国最美好的景致之一了。这恰好就给德·雷纳尔先生提供了一个为他的行政工作树碑立传的绝佳机会。于是，他主张就在那里修筑一座 20 尺高、200 多尺长的堤墙。

为了修建堤墙的栏杆，德·雷纳尔先生不得不往巴黎跑了 3 次，因为内务部长曾经公开表示过坚决反对在韦里埃修建公共消闲场所。如今这堤墙的栏杆已砌成 4 尺多高，而且，好

像要向现在和过去的大臣们公开挑战似的，这时正在栏杆上镶嵌大理石石板。

我多少次曾把胸膛靠着光滑的蓝灰色的石板上把目光投向杜河沿岸一带，心中却追忆着昨夜离开的巴黎的舞场！在河的左岸蜿蜒着五六道山谷，在山谷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无数小溪，跌跌宕宕形成一道道小瀑布流入杜河。山谷里的太阳是十分强烈的，红日当头的时候，在平台上憩息的旅客，便把茂盛的梧桐树当做他的幻梦的掩蔽所。这些梧桐树生长得很快，枝繁叶茂，一片葱翠，这是因为在大堤墙后面，市长先生叫人从别处运来的土壤比较好。他还不顾市议会提出过异议，借机把消闲场所的面积加宽了六七尺（虽说他是狂热保王党人，而我是自由党人，但在这一点上，我应当称赞他），这就是为什么他和韦里埃贫民收容所所长、官运亨通的瓦勒诺先生的意见完全一致，认为这个平台可以和圣日尔曼·昂·莱的平台媲美。可是，我对这条忠义大道只提出一条意见，人们可以在15到20个地方，看到在大理石石碑上刻着的这个官方路名，德·雷纳尔先生为此又多获得了一枚勋章；我要对忠义大道提出谴责的是，官方采用那种野蛮的方式去修剪树枝，竟把一些茁壮成长的梧桐树的梢头都砍光了。假如不愿让这些梧桐树长得圆圆的、平平的、低低的，像最普通的菜园子里的蔬菜一样，那么，保存我们在英国看到的那种梧桐树的壮丽形态婆婆低垂也是好的。但是市长先生的意志，专横无比，别人

无法与之抗衡，凡是他这个区域的树木，每年必定遭到两次无情的砍伐。本地的自由党人还认为（也许他们有些夸大），自从马斯隆助理神父有了将裁剪下来的树枝的收入据为己有的权力以后，官家园丁的手就变得越来越狠了。

这位年轻的神父是几年前从贝桑松派来的，目的是监视谢朗神父和附近的几个教士。有一个年老的外科军医，曾在意大利的部队里服过役，后来退伍来到了韦里埃。在德·雷纳尔先生的眼里，他以前是雅各宾派，又是波拿巴分子，有一天，他竟然抱怨起市长来了，说他把这些美丽的树木砍得七零八落，糟蹋得不像样子。

“我爱荫凉，”德·雷纳尔先生用人们和一个得过荣誉勋章的外科军医讲话时应有的傲慢态度回答说，“我爱荫凉，我修剪我的树枝，为的是能有更多的荫凉。我不能设想一棵树生来能有别的用处，除非它像有出息的胡桃树那样挣钱。”

挣钱，一语道破天机。仅仅就这两个字，就足以表达那城市 3/4 以上的居民的一般思想了。挣钱，被视为是一个理由，在这个看来如此漂亮的小城里，就全靠这两个字来决定一切。外地的旅客来到这里，被周围宜人的林壑美景迷住，会首先想到本地居民对美一定是很敏感的；他们倒也不少谈起他们家乡风景的美丽（我们不能说他们对此并不重视）；但是正因为山川风物之美把游客吸引到这里来，让旅馆的老板们大发其财，然后再通过纳税的办法，让本城增加大笔收入。

秋季的某一天，德·雷纳尔先生挽着他妻子的胳膊，在忠义大道上漫步。德·雷纳尔夫人耳朵听着她丈夫态度严肃地讲话，眼睛却注视着她的3个孩子的动作。大孩子约有11岁，他接连几次走到栏杆附近，显出要爬上去的样子。这时一个温柔的声音在喊：“阿道尔夫”，于是孩子就放弃了他大胆逞英雄的冒险的想法。德·雷纳尔夫人看起来是一个30岁的妇女，但仍然十分俏丽。

“他会懊悔的，这位可敬的巴黎先生。”德·雷纳尔先生不满地说道，脸颊显得比平时更苍白，“哼，我在宫廷里并不是没有朋友啊……”

不过，虽说我打算用200页的篇幅来向您描述外省的人情世态，但我决不会这样野蛮，强迫您忍受一篇又冗长又烦琐的枯燥单调外省人的对话。

这位使韦里埃市长对他感到如此厌烦的可敬的巴黎先生，不是别人，正是那位阿佩尔先生，两天以前，他不但设法参观了韦里埃的监狱和贫民收容所，而且还光顾了市长和本城大地主经管的免费医院。

“不过，”德·雷纳尔夫人小心翼翼地说道，“既然您一丝不苟清廉自守地管理穷人的福利，这位巴黎先生又能对您怎么样呢？”

“他是专为散布流言蜚语而来的，就是专找岔子，以后他会写文章，在自由党的报纸上大事渲染。”

“可是，您从来不看这些报纸的呀，亲爱的。”

“可是有人向我谈起过这些雅各宾的文章，这一切混帐玩意儿都使我们分心，妨碍我们去干正事。我绝不会跟那个教士善罢干休。”

第三章 贫苦人的福利

一个有德行、不搞阴谋的教士，是上帝赐予乡村的福音。

——弗勒里

让我们为您介绍一下韦里埃的教士，一位 80 岁的老人。虽然他年岁已高，但因为山区空气清新，所以他依然身体壮健，性格刚强。而且由于担任神职，他是有权随时到监狱、病院甚至贫民收容所去进行访问的。

阿佩尔先生，这位由巴黎方面介绍的教士，正好就在这天早上 6 点钟来到了这个人多嘴杂的城市。他一到，就去教士家里了。谢朗教士读着德·拉莫尔侯爵写给他的信，脸上显出思索的样子沉默不语，德·拉莫尔侯爵是法国贵族院议员，也是本省最大的地主。

“我年事已高，在这里又受到大家的敬爱，”谢朗教士沉吟道，“他们也许还不敢把我怎么的吧！”他随即转身望着这位巴黎先生，虽说他年纪老迈，但他的眼里依然闪烁着圣洁的热

情，表示乐意去干一件带有危险性的好事。

“先生，您同我一起去吧！但是在狱卒面前，尤其是在贫民收容所的看守人面前，我希望您对于看到的東西不要发表任何意见。”

阿佩尔先生明白，他遇到了一个正直勇敢的人，于是随着这位可敬佩的教士，参观了韦里埃的监狱、病院和收容所；他提了很多问题，虽说他只得到一些稀奇古怪的答复，但他一直没有说出半句责备的话。他们的参观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教士邀请阿佩尔先生共进午餐，阿佩尔先生不愿过多地牵连他的慷慨的同伴，推辞说他有许多信要写。3点钟左右，他们两人在结束了对贫民收容所的视察后，便去参观监狱。他们看见狱卒站在监狱的门口，这是一个6尺高的彪形大汉，罗圈腿，他那张鄙俗的脸，由于恐怖，叫人看了就恶心。

“喂！先生，”他瞧见教士，马上问道，“同您在一起的这位，就是阿佩尔先生吗？”

“是又怎么样呢？”教士说道。

“我冒昧发问是因为我昨天接到一项紧急命令，是省长先生专派一个宪兵骑马跑了一个通宵送来的，指示我不准让阿佩尔先生进入监狱里来参观。”

“告诉您，努瓦鲁先生，”教士说道，“这位同我在一起的旅客，正是阿佩尔先生。你不知道吗？不论白天还是夜晚，我都有权到监狱探监，而且愿意叫谁陪我来，就叫谁陪我来。”

“您说得有理，教士先生，”狱卒垂下头来，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好像一只巴儿狗受到棍棒的威胁，软了下来：“不过，教士先生，我是有妻子儿女的，如果有人告发，我的饭碗便砸了，我是全靠我这一职位来过日子的。”

“我也不愿丢掉我的职位。”善良的教士说道，声音越来越激动。

“我和您毕竟不同啊！”狱卒冲口而出：“您嘛，教士先生，谁都知道您每年拿着 800 里弗的年金，又有田地房屋……”

就是这么一个“重大事件”，人们却用 20 种不同的方式议论纷纷，弄得满城沸沸扬扬，两天以来，竟把韦里埃小城的一切仇恨情绪都挑动起来了。德·雷纳尔先生和他夫人之间的一场小小的争论，正好也就是由此产生的。这天早上，德·雷纳尔先生由贫民收容所所长瓦勒诺先生陪同，去到教士家里，向他表示他们强烈的抗议。没有人支持谢朗先生，他深深感到他们那番话的严重性。

“好吧，先生们！我已经 80 岁了，就当上本教区域里被革职的第三个教士吧。我来这里已有 56 年，几乎为全城的居民举行过洗礼；我刚来这儿的时候，韦里埃不过是个小村镇呢。每天在这里为年轻人主持婚礼，包括他们的祖父的婚礼也是我主持的。韦里埃是我的家，但是，对离职的恐惧决不会使我拿良心去做交易，放弃我做事的一贯准则，也不会使我接受另一个行动准则。当我看到这个巴黎来的人的时候，我也曾这

样考虑过：这个来自巴黎的旅客，他可能真是一个自由党人；虽然自由党人现在到处都是，但他对我们的穷人和囚犯又能有什么损害呢？”

这时，德·雷纳尔先生的指责，尤其是贫民收容所所长先生的指责，变得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越咄咄逼人。

“好啦，先生们！你们就革我的职吧！”年迈的教士大声地说道，“可是不管怎样，我还是要照样住在这里。大家知道，48年以前我继承了一份田产，每年有800里弗的年金。这就够我过活了。我在任职期间，从来没有谋取任何非份的私利，先生们，你们听着，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当人们说起要革我的职务时，我并不怎么感到惊慌。”

德·雷纳尔先生一向跟他的夫人过得十分美满，但是他却不知道怎样回答他的夫人怯生生地向他追问着的这个问题：“这位巴黎先生能做出什么伤害囚犯的事呢？”他正要大发脾气，他的夫人忽然惊叫了一声，因为她的第二个男孩刚爬到堤墙的栏杆上去了，他全然不顾这墙离下面的葡萄地有20多尺高，却在那儿跑着。德·雷纳尔夫人由于害怕惊吓她的孩子，会使他失身坠落，于是不敢向他说话。那孩子只顾笑着，为自己的英勇无畏感到得意，后来瞧见了他的母亲，看见她吓得面如土色，这才跳了下来，向她的怀里奔去。他着实受到母亲的一顿埋怨。

这件小小的插曲，改变了他们谈话的主题。

“我决心要把索雷尔这个锯木匠的儿子请到家里来，”德·雷纳尔先生说道，“孩子们变得太淘气了，我们自己无法照应，索雷尔可以替我们管一管。他是年轻的教士，拉丁语也不错，他会使我们的孩子学业进步，因为谢朗教士说过，他的性格十分刚强。我打算给他 300 法郎的薪俸，还要包吃包住。我以前对他的道德品行不了解，因为他是这位老外科医生的宠儿，这位老外科医生是荣誉团的成员，自称是索雷尔的表亲，因此就寄寓在索雷尔家里了。说不定这个人很可能是自由党的密探，他说我们山里的空气可以医治他的哮喘病，可没有谁证实过他参加过布奥拿巴特在意大利所有的战役，据说还反对过王室。就是这个自由党人教小索雷尔念拉丁文，后来又把随身带来的一大批书籍都留给他了。按道理，我是做梦都不会想到要把我们的孩子交给木匠的儿子去管教的，但是，恰好在那件使我和谢朗教士永远闹翻了的事发生的前一天，那位教士告诉我索雷尔 3 年以来就在研究神学，将来还打算进修道院，这样说来，他就不是自由党人，而是一位精通拉丁语的教士了。”

“这么安排还有另一方面的好处，”德·雷纳尔先生继续说道，投给夫人胸有成竹的一瞥，“瓦勒诺新近为他家的四轮轻车买了两匹诺曼底好马，就神气活现。可是他家的孩子还没有家庭教师呀。”

“他很可能把我们这一位抢走呀。”